

漫读周末

人世间

文 羊城晚报记者 谭洁文

图 羊城晚报记者 姜雪媛

每到工作日中午11点，外卖骑手傅婷婷准时打开手机上的外卖接单系统，她一天的工作开始了。她抢到的外卖订单的取餐地点位于道路错综复杂的员村和石牌村。正值取餐高峰期，涌入城中村的外卖骑手堵满了村里本就狭窄的道路，电动车的鸣笛声、骑手不耐烦的催促声不绝于耳。

对于傅婷婷来说，这一切都是寂静的——她是一名听障骑手，一切车水马龙只是一幅无声的图画。她不断通过后视镜仔细观察路况，再按照心里记熟的路线图，尽快前往取餐地点。取到餐后，她先在平台上发一段文字给顾客：“您好，我是听障骑手，您的外卖我已经取餐，在送到的时候，我会用智能语音系统打电话给您，谢谢您的理解！”订单送达时，她再使用平台的语音外呼功能，告诉顾客订单到了。

虽然在工作中只能通过手语和语音系统与客户交流，但傅婷婷喜欢那种骑着电动车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穿梭的感觉，这是一股自由的风。“当外卖骑手时间自由又刺激，更不用看别人脸色。”傅婷婷用文字告诉记者。

壹 寂静的世界

走进傅婷婷租住在员村的房子，房间风格和一般女孩别无二致——墙上挂着三幅海绵宝宝卡通图和黄红蓝三色的编织袋，床上铺着彩色的床单。厨房里的翻盖垃圾桶，盖子上还贴着一双卡通眼睛。

坐在沙发上的一堆玩偶中间，傅婷婷扎着两个麻花小辫，梳着整齐的刘海，手拿逗猫棒逗弄着自己在四年前收养的小猫“布丁”，她收养的泰迪犬“那那”在房间里四处跑跳，见到陌生人就热情地扑上前。“‘那那’热情过度，喜欢和陌生人玩，性格随我。”傅婷婷笑着在手机上打下这行字，展示给记者。

外人很难想象，如此灵动活泼的女孩，自从降生，就一直被困在寂静的世界里。傅婷婷从小患有先天性听力障碍，由于听不到外界

听不到的女骑手： 用心奔驰在无声的世界



↑ 工作界面显示有“听障骑手关怀功能”

→ 工作中的傅婷婷



貳 新手的烦恼

的声音，她也因此失去了说话的能力。但这个女孩没有放弃和外界接触，“想出去见见世面”，尽管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从特殊学校毕业后，傅婷婷的第一份工作是服装厂的女工。日复一日，她忙碌到晚上十一点半才能结束工作，第二天清晨七点半，她又必须早起。这份工作中与她打交道最多的是眼前的缝纫机，每天十几个小时坐在缝纫机前，使她的臀部出现了褥疮，“褥疮越来越大，特别疼”。她交不到新朋友，感到无比疲倦，觉得生活毫无希望，因此决定不再继续。“做衣服好闷啊，我想多出去走走。”这是傅婷婷当时唯一的想法。

从服装厂辞职后，傅婷婷自己出去找工作。她曾连续20多天在网吧不停浏览信息发送简历，投去的500多份简历石沉大海；偶尔有几个工作岗位在线上向她发出面试邀请，傅婷婷兴高采烈地参加面试，“招聘方一看到我是听障人士，就会委婉地表示不愿意招我。”傅婷婷打着手语表示。

从跳舞演员，到火锅店服务员，从拉面店后厨，到宠物店洗护助理，傅婷婷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工作。与此同时，通过看电影、看书以及社交媒体，她的书面语表达能力也逐渐提升，“我在老家时，书面写字能力不太好，很难模仿普通人打字的语气。去到其他城市工作以后，我的眼界打开了，写字的能力在不断进步。”回忆起这段艰辛的历程，傅婷婷充满了自豪感。

辗转于多个城市后，傅婷婷在2018年来到广州继续找工作。她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几个听障骑手的作品，发现听障人士也能跑外卖，于是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，从2020年8月开始成为一名美团外卖员包骑手。

对于傅婷婷来说，外卖骑手是一份自由的职业，“工资比较高，时间也自由，更重要的是，再也不用看老板的脸色。”傅婷婷打着手语表示。

在外卖平台，听障骑手用的是和普通骑手相同的派单系统；面对送餐速度的要求，傅婷婷必须比其他骑手付出更多努力。傅婷婷记得，她刚开始在石牌村和珠江新城一带送外卖时，经常在错综复杂的

城中村道路中迷失方向，导致超时情况频频发生。

“我还是跑外卖的新手时，石牌村那边很多外卖店，走巷子很挤人。所以我只能把电动车放在村外路边，自己走路进巷子里面找商家取餐。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商家，却忘了怎么走出来。”对于普通骑手来说，张嘴问路是走出城中村的最佳办法，但傅婷婷做不到；她只能自己兜转转找路，有一次，她曾在石牌村里转了将近三个小时。

为了提高配送效率，傅婷婷花时间记住自己常送外卖区域的路线，把自己练成了一张“活地图”。“对路线越来越熟悉，取餐就很顺利了。”

除了记住路线，听障骑手的另

一大困难是打电话联系顾客取餐。傅婷婷会提前编辑好文字发给顾客，表明自己是听障骑手；她还上传了残疾证，可以使用平台的无声关怀功能。然而，误解也时常发生——一位顾客看到傅婷婷发来的信息，认定她的听障骑手身份是假的，傅婷婷把自己的残疾证拍下来发给顾客看，“遇到这些误会的时候会比较生气，总想证明我真是一位听障人士。”

随着傅婷婷对外卖业务不断熟练，她从第一天跑外卖只赚了80元，到现在每天可以赚300元左右，月收入8000至10000元，超过了不少男骑手。2022年，傅婷婷所在的小队还因为表现突出，获得了美团外卖颁发的“金牌骑士团”奖。

电动自行车出故障时，群友们也会帮忙修理。

从一名“外卖小白”到“外卖老手”，傅婷婷靠着自己挣来的钱给爸爸买了一台iPhone13。“我爸爸每次和街坊邻居聊天，都会炫耀‘这是我女儿给我买的手机’。”傅婷婷模仿着爸爸炫耀时的神态，抑制不住笑容。对于未来，婷婷也有自己的规划，计划继续白天跑外卖、晚上摆摊，赚钱为父母提供更好的生活。

叁 无声骑手群

张琼宇留着一头利落的短发，爱穿白衬衫，说起话来温文尔雅。他向记者回忆下肢瘫痪的经历时，一字一句讲得很慢，语气平淡如水，仿佛讲述的不是自己的切肤之痛。

2009年6月，27岁的张琼宇从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毕业，准备前往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。彼时的张琼宇心里既有去新世界冒险的激动，也有正在蓬勃生长的科研梦想，他的事业才刚刚起步。

为了办理签证，张琼宇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后便从长沙回到老家永州。一天凌晨，他突然觉得腰痛难忍，永州的医生初诊为肾结石，在接受各种治疗后，仍未有好转，张琼宇

的母亲带着他赶往长沙湘雅医院。

在往长沙的路上，张琼宇发现，竟然无法控制双腿，也无法正常排便，相比于绝望，他更感到震惊，从发觉身体不舒服到双下肢瘫痪，其间不过短短十几个小时。后来，张琼宇和家人辗转前往北京求医，被专家确诊为脊髓海绵状血管瘤，由于血管瘤的破裂损坏了神经，即使再做手术，也于事无补。张琼宇的余生都没有站起来的可能了。

“我的肚脐眼以下都失去了知觉，腿部的肌肉是软的。”张琼宇回忆，瘫痪之后，他无法自理生活，连排便都无法自己完成，需要靠插管或人工辅助。对于一个刚刚获得博士学位，对未来充满期望的年轻人来说，病痛带来的不只身体上的折磨，更让他觉得失去了尊严。

生理和心理上的痛苦，让张琼宇变得易怒，他最开始拒绝接受别人的照顾，但没有知觉的下半身，让他连转个身都无法做到；有轻微洁癖的他，如今竟要忍受污秽的排泄物。张琼宇一度陷入消沉之中。

颓丧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，生活是残酷的，残酷到留给不幸者痛哭的时间都很有限。由于治病巨大的开销，张琼宇的父母已花光积蓄，难以维继。病床上的张琼宇意识到自己无法再逃避了，“父母、朋友、医护人员都在为我付出，只有我什么都不做，不想承担压力和责任，这肯定不对的。我想是时候重新启动自己了。”

张琼宇不断向老教师请教，模仿成熟教师的讲课风格，逐渐摸索出了自己的课堂特色。

受制于身体条件，张琼宇难以长时间在黑板上写板书，此外由于大小便失禁，他在上课时，从来不敢喝水，有时一上午四节课讲下来，口干舌燥，讲课声不自觉会越来越小。身体上的客观条件无法改变，张琼宇只能开始探索信息化教学的新路。

在那个鲜少信息化教学的年代，张琼宇作出了自己的尝试，他依据不同的知识点，制作多媒体课件、动画、教学视频等数字教学资源，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，来弥补身体上的劣势。张琼宇的努力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，他开设的《组织学与胚胎

学》线上课程被认定为湖南省职业教育精品课程，选课总人次超过1万人，使用课程学校总数达230多所。

身为一名“轮椅教师”，张琼宇对学生的影响，不局限于课堂之中。在张琼宇曾经的学生封仲杰看来，张老师带给同学们的不仅是课程知识，还有责任心和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。

让很多同学都难忘的一件事是，张琼宇几乎每次都是最早到教室的人。张琼宇告诉记者，提前到教室是他读研究生时就养成的习惯，双腿瘫痪后，他很怕在路上出现意外，耽误给学生上课的时间，“我认为准时是对一个教师最起码的要求，因为自身缘故耽误课堂时间是我不能容忍的。”张琼宇说。



『我就像一只蜗牛』

今年以来，张琼宇的身体状况并不好，但他仍然承担了分内的教学工作，“同事们可能会照顾，但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特殊的人。”在师资缺乏的时候，张琼宇曾经一周排了18节课，他是硬挺着坚持在课堂上。

为了维持身体机能，张琼宇每天需要进行4个小时的理疗和锻

炼，即便如此，多年来他还是饱受肛裂、褥疮、尿路感染等并发症的困扰。由于泌尿系统的感染，张琼宇最近两三周就会发一次烧，生活质量很差。

张琼宇不是一个天性乐观的人，他的网名“蓝蜗牛”中的蓝色代表忧郁，是生病后心境的体现。蜗牛则是对他自己的认知，他认为轮椅滑行的样子很像没有腿的蜗牛，“蜗牛爬得很慢，但只要朝着确定的方向不断前进，你会发现蜗牛在不经意间到达了终点。”

在张琼宇看来，由于病痛折磨，他难以追求生命的长度，但可以尽最大努力去追求生命的厚度。曾经怀抱科研理想，张琼宇一度认为只有重大的科研突破才算对社会的贡献，而在教师岗位的14年，让张琼宇意识到教书育人，同样有深厚的意义。

张琼宇长期承担学校里乡村医学班的教学任务，为基层乡镇卫生院培养医生。张琼宇认为：“发现一个靶向药物，完成一个技术突破，当然有重要的价值，但我现在培养的乡村医生，通过对健康常识的科普，让广大的基层群众，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、逐步养成预防意识，能少得病、晚得病，也很有意义。”

张琼宇告诉记者，他希望能通过自身的经历给到更多残障人士鼓励，能从医院里、家庭中，勇敢地走出来，进入社会生活，寻找到人生的定位和价值。

扎根讲台14载

2010年5月份，在病榻上蹉跎数月的张琼宇开始投递简历，希望能找到一份教师的工作。在当地残联的联络推荐下，张琼宇来到永州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基础医学相关课程。

由于缺乏教学经验，张琼宇第一堂课授得不尽人意。课后有同学评价：“那个博士老师的课也不怎么样。”这让张琼宇很受伤。张琼宇告诉记者，为了准备第一堂课，他下了很大的功夫，从专科到本科到国外的教科书都买来研究，没想到最后是这样的结果。

第一堂课的失败，让张琼宇认识到，教学不同于科研，如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，如何把知识讲解得浅显易懂，也是需要不断钻研的。张